

名人思想小品丛书



陈建华 / 编

托尔斯泰 思想小品

Mingrensixiang Xiaopin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名人思想小品丛书



陈建华 / 编

托尔斯泰 思想小品

Mingrensixiang Xiaopin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420530



0000115812

责任编辑 汝 东
封面设计 闵 敏

托尔斯泰思想小品

陈建华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8.125 插页 2 字数 172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618-514-3/I·185

定价:12.50 元

前言

列夫·托尔斯泰(1821—1910)是享誉文坛的俄国著名作家,他以《战争与和平》等宏篇巨著卓立于世界文学之林。托尔斯泰的思想与他的文学作品一样富有独特的色彩。屠格涅夫称其为“思想的艺术”,可谓一语中的。作为一个在时代生活的激波巨浪中紧张探索,并把自己的精神血肉深深地融入作品的艺术家,托尔斯泰是极富个性的。尽管他对人生真谛的追求中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是在以往的文学家中恐怕很少有人能与托尔斯泰追求的真诚和执着并提。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披肝沥胆的人生追求,使他不仅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杰出的文学作品,也留下了博大精深的思想遗产。

本书从托尔斯泰一生写下的卷帙浩繁的著作、论文、书评、短论、日记、书信、随笔、杂感中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字,尽管篇幅有限,但同样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中有对社会弊端的猛烈抨击,有对现代文明的道德批判,有关于人生的随想和生命的审视,有对宗教、哲学、法律、历史和教育诸问题的思考,有关于艺术使命和艺术本质的探究,有对文艺现象和文学作品的独到见解,也有关于中国古典哲学的评述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感……在这些朴实无华的文字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托尔斯泰思考的力度和坦诚,虽然其中不乏偏激、失误和矛盾。今天的人们自然不会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托尔斯泰

2
前 言

的思想遗产,但是托尔斯泰的那些沉甸甸的“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列宁语)文字,仍然会撼动爱好思考的读者的灵魂,并由此获得有益的启迪。

限于编选的宗旨,编者对不少文章作了删节,并另拟了标题,同时根据内容又作了分辑编排,希望能借此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托尔斯泰思想侧影的途径。

本书的全部文章均选自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91卷)。

在本书付梓出版之际,谨向所有的译者致意。

编者

1998年9月28日

目 录

前言	1
一、时政与社会	1
• 论婚姻和妇女的天职	1
• 金钱与暴力	5
• 我们时代的辩护词	7
• 论社会分工	12
• 法律的实质	16
• 文明的命运	19
• 个别的自由和一般的自由	23
• 进步的定义	32
• 教师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41
——与民间教师的谈话	
• 给一位大学生的信	46
• 为斯德哥尔摩和平大会准备的报告	54
• 我不能沉默	61
二、人生与信仰	64
• 人民赋予生活以意义	64

2
目 录

• 给罗曼·罗兰的一封信	68
• 对真理的态度	78
• 小绿棒	82
• 一个基督徒的笔记	88
• 生活的道路	92
• 人生札记(三则)	97
• 遗嘱	100
 三、历史的动力	104
• 历史运动的规律	104
• 机会和天才	108
• 权力的意义	111
• 自由意志和必然规律	118
• 史学家与艺术家	120
 四、审视生命	125
• 什么是生命	125
• 生命的基本矛盾	133
• 人类意识的两重性	137
• 真正生命的诞生	140
• 生命的幸福之谜	143
• 爱的感情	149
• 生命是对世界的态度	157

3
目 录

五、谈艺录	159
• 谈艺术	159
• 艺术是什么?	164
• 当代艺术远离人民	170
• 关于艺术的定义	174
• 艺术活动的基础	178
• 制造艺术赝品的四种方法	181
• 区分真伪艺术的标志	185
• 评论的使命	189
• 艺术短论(四则)	194
 六、作家与作品	199
• 《童年》第二稿《致读者》	199
• 《战争与和平》序(初稿)	202
• 《莫泊桑文集》序	204
• 论莎士比亚和戏剧	213
• 契诃夫小说《宝贝儿》跋	220
• 谈果戈理	224
• 谈屠格涅夫	226
• 致萧伯纳	228
• 致列·尼·安德烈耶夫	231
 七、论中国	233
• 孔子的著作	233

4
目 录

• 关于墨子	236
• 老子的学说	238
• 致张庆桐	240
• 致辜鸿铭	243

一、时政与社会

论婚姻和妇女的天职

屠格涅夫先生企图使人相信，阿乌埃尔巴赫先生和其他欧洲的和我们的思想家一起，正在深入研究神秘的婚姻问题的全部难以解决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与一个想一下子吃完两顿或十顿饭的人的营养问题的复杂性完全一样。谁想一口气吃掉两顿饭，他就连一顿饭的营养都吸收不了。他将把胃弄坏，因而目的——营养的结果——也就无法实现。谁想和两三个人结婚，他就连一个家庭都不会有。婚姻的结果是生儿养女。如同在生理上需要空气和阳光一般，儿女在道德领域需要有家庭生活和睦一致的父母的影响。如果有两三个父母，家庭的和睦一致便不可能。不成对的雄性和雌性动物会互相殴斗、残杀。对于人来说，如果不是专制制度，这种情况是不可思议的（如同折磨牡马，把它们严格地隔绝起来；也像东方禁锢妻妾一样）。谁注意到了婚姻的必然后果——生儿养女是它的目的，他就不会承认不一致的婚姻。谁要是只看到性行为而不顾

其后果，那么他就会在我们社会的伤风败俗的机构中获得完全的满足。

“为什么呢？”屈尊俯读拙著似乎以示对我嘉奖的那些可爱的夫人带着隐含嘲弄、但仍妩媚亲切的微笑（表示她可以把我驳斥得体无完肤，只是不屑于这样做而已）对我说：“亲爱的伯爵，一位贤慧的母亲为什么就不应该梳妆打扮？妇女永远应该关心自己的外表，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出入社交界，行善积德，甚至为僧侣和饥民操劳，同时又出色地教育自己孩子的母亲呢？”杂文评论家会说：“作者根据自己特有的逻辑（当艺术家涉足我们的思维领域的时候，他永远说蠢话）以为妇女的职责是生养和教育孩子，他由于孤陋寡闻而对最新的社会科学有关妇女职责的研究一无所知，忽略了对难以解决的婚姻问题的深入探讨……等等。”我可以一起回答这两种人，尽管我厌恶论证性的文章，但我决不放弃说明在妇女天职方面使我与大家意见相左的那些原因。

人的尊严不在于他具有无论何种品格和知识，而仅仅在于完成自己的天职。男人的天职是做人类社会蜂房的工蜂，那是无限多样化的；而母亲的天职呢，没有她们便不可能繁衍后代，这是唯一确定无疑的。虽然如此，妇女还是常常看不到这一使命，而选择虚假的，即其他的使命。妇女的尊严就在于理解自己的使命。理解了自己使命的妇女不可能把自己局限于生蛋。她越深入理解，这一使命便越能占有她的全部身心，而且被她感到难以穷尽。这一使命的重要性和无限性，以及它只能在一夫一妻的形式（即过去和现在生活着的人称之为家庭的形式）下才能实现，对此不能理解的只是那些瞎了眼而看不见的人。因而一个妇女为了献身于母亲的天职而抛弃个人的

追求越多，她就越完美。

“可是，亲爱的伯爵，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教养有素的孩子，而他们的母亲是社会的骄傲呢？为什么有思想，有文化修养的妇女能像为了照看幼儿而抛弃了科学和艺术的妇女一样教育好孩子呢？”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向人们裸露肩背和写文章的母亲的孩子和来不及梳洗打扮的母亲的孩子一样，无论在体力上或道德方面，穿着打扮上都很好。但我们看不到一些已经死去和还活着的孩子，我们无法比较在这些孩子身上的基本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不能以希腊语法，外语和舞蹈的知识来衡量的。

这些精神力量永远在那些不与僧侣打交道，不研究政治经济学，也不用脂粉涂抹裸露的胸脯的母亲教育出来的孩子一边。

“可是，归根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亲爱的伯爵？”

这就是不务正业的艺术家的怪问题。为什么？原因是，如果母亲的使命（我以为是最崇高的）在对其深入理解的情况下具有一切真正的人类使命的特点——在想象中异常困难，由于人本身的软弱几乎无法完成（艺术、科学在男人的想象中便是如此），如果（被大家公认的）母亲的本能比理智具有更强大的影响，那么就不能设想，较多的有目标的努力会比较少的努力产生更小或更坏的后果。如果我从窗户里看到两个庄稼人在翻地，其中一个不停地在耕作，而另一个在抽烟，唱着动听的歌，和来往的行人交谈，摆出一副优美的姿态，那么我敢断定，那个不停地在耕作的庄稼人，虽然汗流浹背，劳累不堪，一定耕作得又多又好。

母亲积极地爱，爱得越深，孩子便越美好。

我从伟人的传记中还没有见到一个实例说明，哪个伟人不是母亲的宠儿。（冯增义译）

（1868 年）

金钱与暴力

凡是在社会上存在着一个人对另一些人施加暴力的地方，金钱作为价值尺度的意义立即会服从于强暴者的随心所欲，而它们作为交换劳动产品的手段的意义也会为另一种意义——享用他人劳动的最方便的手段所取代。强暴者需要金钱并不是为了交换——他无须交换就能拿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也不是为了规定价值尺度——他本人就能规定这些尺度。他需要金钱仅仅是为了便于行使暴力，因为金钱可以储存，用金钱也最容易使最大数量的人受到他的奴役。为了无论何时一有需要就能有马有牛有羊而去夺取所有的牲畜是不方便的，因为还必须喂养它们。粮食的情况也一样，因为粮食会变质。劳力和劳役情况也是如此，有时候需要成千的雇工，有时候却一个也不需要。向那些没有金钱的人索取金钱能够避免所有这些不方便而又总是要什么就有什么，仅仅为了这一点强暴者才需要金钱。此外，强暴者需要金钱还为了使自己享有他人劳动的权利不局限于某一些人，而是扩展到所有需要金钱的人。没有金钱参与的时候，每一个地主都只能享有自己的农奴的劳动。一旦两个地主商量好向自己的农奴征收农奴所没有的金钱的时候，他们俩就能毫无分别地享用两个领地里的所有人力了。因此，强暴者认为用宣布征收金钱的办法来满足自己对他人劳动的一切要求是更加方便的，仅仅是为了这

一点强暴者才需要金钱。而对于受暴虐者来说,对于一个被夺去劳动的人来说,不可能为了交换需要金钱——他不用金钱就能交换,正如一切没有政府的民族都进行过交换一样;也不可能为了确定价值尺度需要金钱,因为别人在确定价值尺度时总是把他撇在一边;也不可能为了储存需要金钱,因为一个被夺去劳动产品的人是不可能储存的;也不可能为了支付需要金钱,因为一个受暴虐者总是支大于收,就是在收的时候,人们支付给他的也不是金钱,而是商品,如果一个雇工在自己老板的铺子里领工钱的话。即便他把自己的全部工钱拿到任随什么店铺里去购买生活必需品,情况还是一样。人们向他索取金钱,并且对他说,如果他不付钱,就不给他土地和粮食,或者还要夺走他的母牛和他的房子,把他派出去做工,或者送他坐班房。他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劳力或儿女的劳力才能避免这种情形。而他在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己的劳动的时候所按的价格又不是由正常的交换规定的,而是由向他索取金钱的政权规定的。因此,尽管有这种种小则见于几个地主大则遍及许多国家的古今各地不断反复出现的条件使贡赋或赋税得以对价值产生影响,尽管在这种种条件之下价值变动的原因就像木偶抬脚落脚的原因在一个向幕后观察的人眼里一样清楚,面对着这些条件还要谈论金钱是交换手段和价值尺度,至少是令人吃惊的。(宋大图译)

(选自《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1885年)

我们时代的辩护词

以前,享用他人劳动的人曾经断言:第一,他们是特殊血统的人;第二,上帝赋予他们关心别人的福利,也就是说管辖别人和教导别人的特殊使命。因此他们总是劝别人相信并且经常连自己也相信他们做的事情对人民来说要比他们所享用的那些劳动更有用更重要。在人们还没有怀疑神灵对人事的直接干预和血统区分的时候,这条辩护理由曾经是很充足的。自从有了基督教,自从有了从基督教产生的人人平等一致的意识,这条理由就不可能再采取原来的形式了。已经不能肯定地说,人们生来就有血统之分,尊卑之分,使命之分,因此这旧的理由虽说还有某些人支持,渐渐地还是销声匿迹,几乎已不存在了。人有特殊血统的理由不存在了,但是脱离劳动并享有他人劳动这一事实本身,对于那些有权这样做的人却依然如故,为了解释这一现存的事实,经常发明出许多新的理由,这些理由虽不承认人有特殊血统,但在它们的解释之下,那些能够劳动的人脱离劳动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这样的理由已经发明出了很多。无论这会使人觉得多么奇怪,一切在某个时期被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一切构成科学之主导方针的东西,其主要的活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寻觅这样的理由。这是神学活动的目的,也是法学的目的,也是所谓的哲学的目的,最近(无论这对我们这些运用着这一理由的现代

人来说显得多么奇怪)它还成了当代经验科学的目的。

神学之全部精妙是设法证明某教会是基督的唯一真正的继承人,因此唯有它才对人们的灵魂以及肉体有充分的无限的权力——这个目的就是神学活动的主导动机。

一切的法学,如国家法、刑事法、民事法、国际法等,也只具有这一使命。大部分哲学理论,尤其是统治了那么长久的黑格尔理论及其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国家是个性完善的必然形式等观点,也只具有这一目的。

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和由它产生的关于人类是一个机体的学说,达尔文关于似乎支配着生活的那个生存斗争规律的学说和由它产生的区分人种的学说,以及眼下十分得宠的人类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全都只具有这一目的。所有这些科学都成了得宠的科学,因为它们全都为一些人脱离人皆应尽的劳动职责而侵吞另一些人的劳动这一现存事实提供理由。

所有这些理论向来是在祭司们的神秘殿堂里炮制出来,通过种种模糊含浑的表达方式在人群中传播而为人所接受。正如古代,为教权和政权的暴力进行辩护的神学之全部精妙总是为祭司们所专有,而声称国王、僧侣和贵族的权力是神圣的那些既定结论,渐渐就被当作信仰在人群中流传开来。后来所谓科学的哲学和法学的精妙之处,也是为科学的祭司们所专有,而被当作信仰在人群中流传开来的也仅仅是声称社会结构应该像现在这样并且不可能不是这样的那些结论。

现在仍是如此,生活的规律和机体发展的规律仅仅在祭司的圣殿里细加研究,而被当作信仰在人群中流传的结论却声称劳动分工是一条为科学所证实的规律,并且认为一些人应该死于饥饿和劳作,另一些人应该永远过节,而这一些人的